新唐書

二四



杜二崔高郭趙楊盧二劉李孫邢列傳第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歆美調武騎尉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宗婭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舉者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段二百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爲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頷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桿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

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愼之勖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僞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況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一不可自驕今君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敎而不從其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出爲穀州刺史再貶交州都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流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度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撫義府釁抉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

之出正倫爲橫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卒于貶正倫與城南諸
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
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
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
恭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
子以兄子志靜爲嗣從子求仁從孫咸皆顯名求仁有雅才永淳
中擢監察御史坐事爲黜令與徐敬業舉兵爲興復府左長史死
于難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柯反咸監軍出討賊保
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陰伺之時旱暑風
熾咸縱火譟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死擒其酋遂平之遷侍御
史出爲汾州長史開元中爲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鄢陵人仕爲左千牛稍遷靈州司馬境有渾
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賊知溫表徙河北虜
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爲言乃止知溫固請踰十五報卒徙河北

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至徙地饋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
曰初徙且怨公今地膏腴衆孳夥更荷公恩皆再拜四遷蘭州刺
史党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溫披闔不設備羌
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衆善才欲遂窮追
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複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
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贈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邪
累遷尚書左丞轉黃門侍郎脩國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
三品兼脩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謚曰忠子
泰之開元時爲工部尚書諤之爲將作少匠與誅二張功封博陵
縣侯實封戶二百終少府監兄知悌亦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
處俊李敬玄等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尚
書左丞裴行儉之破突厥斬泥孰匐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
襄慰將士佐行儉平遺寇有功終戶部尚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與丞尉均取

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入擢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嘗覆奕誦
碑無謬者三遷蘭臺大夫孝敬在東宮與司文郎中賀㪔司經大
夫韋具儒並為侍讀得告還鄉里嘆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
移病去俄拜壽州刺史其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
得失既乃録獄訟考耕餉勤惰以為常遷正諫大夫黃門侍郎儀
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左庶子是時崔知温劉景先脩
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莅久之罷為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
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槩授右散騎
常侍請致仕聽之卒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謚曰定智周始與郝處
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産結四人驩因請各語
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
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
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躓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
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

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旣仲覽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縉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渙皆擢進士洌爲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栢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洌子鍊渙子銖又有凊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署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眞遷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寇師數出坐費糧貲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能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遲力有餘人思戰一

舉可破矣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武后專國
罷爲國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爲周興所
誣構殺之籍入其家妻息流放文章無存者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蚤喪母事父篤孝
通書傳仕隋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白爲詹事府主
簿太宗時豫論譔録勤勞太子舍人進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
移病出爲萊州刺史稍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俸禄歸之不
敢私弘安卒哀慟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會太子廢免
官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入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於是宰相
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孝諸儒更詰辨隨問酬悉舌
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爲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
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四年進
國子祭酒仍爲學士卒年八十二謚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曾
孫矜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吴少誠反以縣歸從襄城主簿賜牙緋

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爲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剠爲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鬚乃其得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基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爲出涕云

崔敦禮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爲禮部尚書其先博陵著姓魏末徙爲雍州咸陽人敦禮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召盧江王瑗瑗已舉兵執之脅問朝廷事敦禮不爲言太宗壯之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四遷兵部侍郎出爲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尚書詔撫輯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爲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四夷情僞其少慕蘇武爲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九會事機永徽四年拜侍中監脩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

檢校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宮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弟餘慶時爲定襄都督府司馬召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爲舉哀東雲龍門賻布秘器尤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昭陪葬昭陵餘慶位亦至兵部尚書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雅與玄感不咸表其必亂玄感誅父岳繫長安獄煬帝使赦之比至岳已死高祖即位以素有功于隋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爲崑丘道副大摠管破龜兹殺焉耆王降駁支部獲龜兹于闐王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下遷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謚曰質弟弘武

弘武少脩謹永徽中累爲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荆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尒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它才特謙愼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謚曰恭三子元亨元禧元禕元禧爲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忤張易之易之奏素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有子若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資州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並至刺史

篡字續卿弘禮族父大業時第進士爲朔方郡司法書佐坐玄感近屬廢居蒲城高祖度河上謁長春宮遷累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爲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袁妖逆者篡按之情不得袁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温彥博以過誤當宥乃免後爲吏部侍郎有俗才抑文雅進黠吏

度時辨數以自進終戶部尚書贈幽州都督謚曰恭纂從子昉武后時爲肅機字文化及子訢治先塋昉方食未即判遽曰肅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弒隋主子訢隋資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尚書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隋散騎侍郎思道之孫父赤松爲河東令與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部郎中終率更令范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襲爵貞觀初爲秦州參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擢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敘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爲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高宗永徽時坐事貶簡州司馬閱歲改洪州長史帝將幸汝湯泉故拜汝州刺史顯慶四年以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坐調非法免俄拜潤州刺史拜刑部尚書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臨終誡其子曰死生至理

猶朝有暮吾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
而不槨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督謚
曰定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
下以示其人無慍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
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弟承業承泰承業繼爲雍州
長史尚書左丞有能名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爲雍州參軍武后詔
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白長安尉盧
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壁新
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爲通顯巨人及拜幽州刺史而張
守珪隸果毅齊卿厚遇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而果然喜飲酒
踰斗不亂寬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承慶
從孫藏用別有傳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爲內史舍人典機密
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二侍郎

賜爵樂平縣男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
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
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
隨才銓録咸以為宜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襲爵歷御史中丞
顯慶中遷吏部黄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釐補敝闕上疏陳其
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
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
判為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
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内外官一品
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
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
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
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寖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
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

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勸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絶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濫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欷累歎奏決日為再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以與上官儀善罷為司禮太常伯高宗封 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

光禄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侍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
省九卿爲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入坐用九卿無乃徇古名
忘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祥道終獻禮成進
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幽州
都督諡曰宣子齊賢襲爵繇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
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鷂可捕取帝曰齊
賢豈捕鷂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累遷黃門侍郎脩國史永淳元
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裴炎爲侍中辨炎不反后怒
左遷普州刺史道貶吉州長史永昌中爲酷吏所陷繫州獄自經
死沒其家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典選從
父應道吏部郎中從父弟令植禮部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部郎
中員外世以爲罕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雅爲常
袞盧杞所厚薦授監察御史晉王討李希烈表爲元帥判官德
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書

侍郎帝遇之善然無它材能容身遠罪而已貞元初以疾自乞罷爲戸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

李敬玄亳州譙人該覽群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爲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遷右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禕爲造姓歷狀式銓簿鉗鍵周密病心太勞死敬玄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寖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彊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書判參外及殿累本末無少繆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贓抵死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爲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率若此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

史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
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之不能善也儀鳳元
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敬玄數持異
由是有隙因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且仁
軌逞憾故彊臣以不能帝猒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卿安得辭
乃拜洮河道大揔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統兵十八萬代
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使劉審禮爲先鋒麾虜敬玄按
軍自如審禮戰歿尚首鼠不進乃頓承風嶺又阻溝淖莫能前賊
屯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玄始得至鄯州又
戰湟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既入見不引謝即還府視事
帝察實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官贈兖州都督諡
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二子思沖守一思沖神龍初歷
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
一郟令孫紳別傳敬玄弟元素爲武德令刺史李文暕橫調民黃金

造常淸尊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爭文暕爲少損更以私財助之延載初縣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武懿宗所構與綦連耀等同誅神龍中追洗其辜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姿皃魁秀有幹略隋大業末從裴仁基討淮賊手劒賊酋傳行在後歸李密密分麾下兵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候將軍封滕縣公詔將兵擊劉武周因判幷州總管府司馬裴寂失律齊王元吉棄州遁德威總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爲武周所獲使率本部徇地浩州得自拔歸盡上賊中虛實高祖嘉納改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遷

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按齊王祐獄還半道聞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經略之會母喪免既除爲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官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襄陪葬獻陵德威於閨門友睦爲人寛平生平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子審禮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煑藥嘗而進元曰見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咨嘆服除當襲爵讓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爲閨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遷工部尚書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副中書令李敬玄討之遇虜青海上與戰敬玄逗撓不前審禮敗爲虜執其子尚乘直長殆庶及延景詣闕待罪請入賊以贖有詔審禮徇忠以沒非有罪宜各還職特詔殆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

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審禮贈工部尚書謚曰僖延景字冬日終陜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陪葬乾陵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永昌中爲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子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爲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温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衞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隷審禮從弟延嗣爲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俄而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今城不守所負多矣詎能苟生爲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温救止繫江都獄敬業敗録忠當敘以裴炎近親裁遷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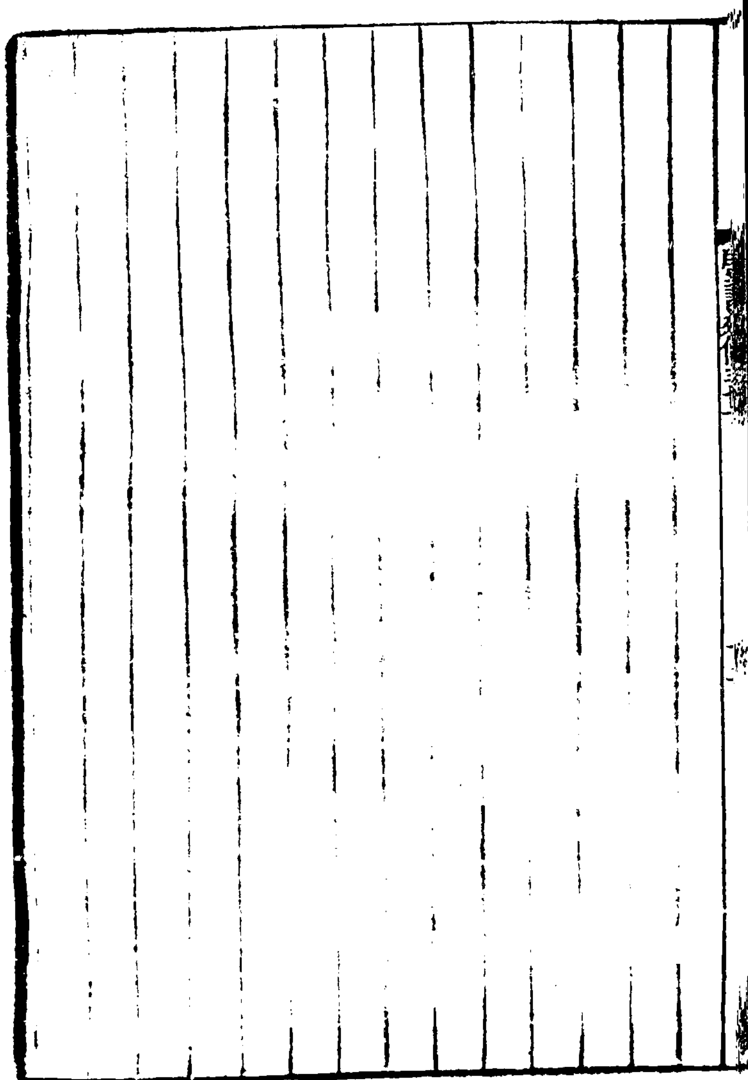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

數上書切諫王誅帝得其書咨嘆之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令杜
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譔勞數
賜段物再遷司禮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爲少司成以老致仕卒子佺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
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領之次冷硎楷
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沒佺氣褫乃紿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
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尒願出天子賜明不欺
佺斂軍中幣萬餘匹悉袍帶幷與之大酺知佺詐好語勸引
還而佺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萬佺以悌同見獲送默啜
所殺之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聞咸
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即減膳上書曰古者
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
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

聖德比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
天資使濬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幸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
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眈誦致勞比苦風虛奉
陛下恩旨不許彊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乖廢
學緒觀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
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見此直臣也
遂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內
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
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
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揔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
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
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平
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爲人所移后喜賜帛宗秦客以姦贓
抵罪文偉坐所善貶珍州刺史會它使者至文偉內悸自經死高

子貢善太史書與朱敬則善擢明經歷祕書省正字弘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弟敬猷統兵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之賊引去以功擢朝散大夫爲成均助教東莞公融薦爲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及融謀舉兵令黄公譔見子貢推爲謀主書跡往返因結諸王内應謀泄坐死

杜二崔高郭趙楊盧二劉李孫邢列傳第三十一



傳呂陳列傳第三十二　唐書一百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傳弈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弈今茲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為災諒怒俄及敗弈以對免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恥以術官薦弈自代弈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為恨於是人多儉仁罪弈遽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弈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虀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

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威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爲然然卒獨是之爲衆沮訕不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旣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褒姒一女蠱惑幽王能亡

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
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
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嬙陽讒陰謗卒
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
帝下奕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
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
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
瑀不荅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傳位
止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奕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
即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言
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訹夷狄以自神至
入中國而孅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
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奕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
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乎遺言

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愼勿爲吾死當倮葬弈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弈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即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剟其三篇卜宅篇曰易稱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爲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爲宮趙爲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寖多然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爲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讖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常與善

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絶宋景脩德妖星退舍學也禄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禄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曆是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禄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背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尫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背禄於法無官假得禄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絶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禄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

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爲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賀遷不可知石泉頹齧不可常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愼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遠近

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己亥日用葬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脩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愼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臧孫

有後于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絶祀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絶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巫所欺忘擗踴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斁禮俗不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屢稱指擢太常丞麟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豫脩書及著述甚多子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長爲右衞鎧曹參軍母喪以毁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郞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祭路隅世共哀之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弟競豪桀梁武帝命為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貲歲饑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它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里贏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饉百姓荐饑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羸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衆與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

無時何望有秋彫毗遺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逆為盜賊揭梃叫嘑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眡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廥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抔粟陛下何與遏之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大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氏昏暴陰陽班行天地震怒山川神鬼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匿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泄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照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

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

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唐恢
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迺
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
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
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
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
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朞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
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
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
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
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奈
何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冑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
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
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

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寔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亨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

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劒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繼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䟽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彊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掎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

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爲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饉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䘏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蹻以待陷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桀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興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

痛涼州歳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壑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罅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餫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歳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甘涼士馬彊盛以振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獪抗天誅者二十

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迺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絶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眞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眞姦臧巳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尫孱不知

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為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為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令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闗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興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為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為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滌蕩羣罪天下蒙慶

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
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教法慎罰省白誣冤此太平安人
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
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
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
識臣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
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隼
不接梟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
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
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
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
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
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禕之
周思茂騫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

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飧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徇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傜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垂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

見問政事論亦許切故奏聞輒罷以毋喪去官服除擢右拾遺子昻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昻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昻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昻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昻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昻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昻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昻始變雅正初爲感遇

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
以爲法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
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
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王無競者字仲列世從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負
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調欒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
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揚笏曰朝禮上敬公等大臣
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無競太子舍人神龍初詆權幸出爲蘇州
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嘗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

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掞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
師補黎陽長徙居汲元少負志略好論辯來游雒陽士爭慕嚮
所以造謝皆搢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
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
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璩等共謚昭夷先生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聾瞽者不見泰山聾聵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聵瞽歟

傳呂陳列傳第三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書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上跡有所論奏仁軌見其稾為竄定數言瓌驚異赤牒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很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正更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贊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為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役坐免官白

衣隨軍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衞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兵爲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鬬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去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時賊守眞峴城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扳堞比

明入之遂通新羅饟道而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乞援會
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
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
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羣凶聚焉若克之諸城
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繇
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扶
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衆與倭人
降獨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始定方破百濟酋領沙吒相如
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畀
取任存自効即給鎧仗糧糒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
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
拔其城遲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師等振旅還詔
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殭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弔祭焉
葺復戶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復防堰賑貧貸乏勸課耕種為

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
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
能帝歎賞之超進仁軌六階眞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賚妻
子璽書褒勉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歿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
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
敘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傭
劣寡備憊無鬬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賚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
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爲熊津都督時劉仁願爲卑列道摠管
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
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
之不如留舊兵畢穫等級遣還仁軌當留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
但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臣之節也因陳便
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爲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
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頒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荅曰當削平遼

海湏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儋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爲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功封樂城縣男總章元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浿江道摠管副李勣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進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俄召爲隴州刺史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咸亨五年爲雞林道大摠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絶瓠蘆河攻大鎭七里城破之進爵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俄拜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仍知政事吐蕃入寇命爲洮河道行軍鎭守大使永隆二年加太子少傅數乞骸骨聽解左僕射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都又詔太孫重照留守仁軌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上疏辭疾因陳呂后祿產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齎璽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五詔百官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幷州大都督陪

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
布衣時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
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
此觴後既執政薦爲司元大夫然官由州縣至宰輔善致聲譽得
吏下歡心及鎮洮河奏請機急多爲中書令李敬玄抑卻仁軌乃
表敬玄爲帥以代己果覆其衆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師郎將
姜嗣宗以使來因語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知邪曰
知及還表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子濬官太子舍人
垂拱中爲酷吏所殺中宗即位以仁軌有東宮舊再贈司空濬子
晃開元中爲給事中表請立碑追謚曰文獻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自王世充所謀
歸國被害贈原州都督謚曰忠行儉幼引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
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
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

以爲國家憂從此始與長孫无忌褚遂良袐議大理袁公瑜擿語
昭儀母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
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載同典
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
資擬高下爲故事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改
秦州右軍並受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
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
叛換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
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
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
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
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
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桀千餘人
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

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道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係踵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

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温傅合明年行儉還揔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閒說伏念令與温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傅自効行儉祕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温傅來降非佗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

爲程務挺張虔勗脅逐又磧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
温傅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録封聞喜縣公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
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
厥車薄叛復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謚
曰獻詔皇太子遣官護視家事子孫能自立乃停中宗即位再贈
揚州大都督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秘愛
其法賚物良厚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
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譔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又
爲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
去不復傳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
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
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
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
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䛒王方翼黨金毗劉

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為世名將儀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不貲番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碼碯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賜都支資產皿金三千餘物槖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

子光廷

光廷字連城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為御正甚見親寵光廷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壻坐貶郢州司馬開元中擢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既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玄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

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爲大贄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説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遷黄門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撰摇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手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廷謝所以規諷意光廷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脩經光廷等作傳書久不就時有建言唐應爲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廷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二十年封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爲知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擬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

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橈光廷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爲循資
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閻
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廷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廷手
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博
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奬勸之誼謚曰克平時以爲希嵩意帝
聞特賜謚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子稹以蔭仕累遷起
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
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
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俄授
祠部員外郎卒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
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卒謚曰節子均
均字君齊以明經爲諸暨尉數從使府辟硜硜以才顯張建封鎮
濠壽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扞賊均參贊之以勞
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遷累膳部郎中擢荊南節度行軍司馬就

拜荆南節度使劉闢叛先騷黔巫脅荆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竇文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卧内自謂待已至厚徐覿後榻有頻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爲文場養子不可汙台輔乃止元和三年入爲尚書右僕射判度支上日唱授桉送印旨尚書郎爲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荅拜時以爲禮太重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鄖國公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詎論僚吏哉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没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

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召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謂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更封譙縣子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揔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葬給往還儀仗師德長八尺方口博脣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

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絜之乃已師德曰未也絜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汙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揔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賛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劉裴婁列傳第三十三



崔楊竇宗祝王列傳第三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隋大業亂往見李密密不用河内賊黄君漢爲密守柏崖義玄見君漢度阿稍刃有華文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説君漢以城歸乃拜君漢懷州刺史行軍總管以義玄爲司馬王世充將高毗寇河内義玄擊走之多下屯堡君漢以所掠子女金帛分之拒不受以功封清丘縣公太宗討世充數用其謀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王友孟神慶志趣不同而俱以介直任永徽中累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眞舉兵反始碩眞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眞自天還化爲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爲僕射破睦州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其徒爭言

碩眞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衆兇懼不肯用司功參軍崔玄籍曰
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勢不持久義玄乃署玄籍先鋒而自統
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諜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
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鄣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救去之
由是衆爲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義玄有
章句學先儒疑繆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家條分節解能是正之
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武氏爲皇后義玄贊帝決又以后言
按長孫无忌等誅之終蒲州刺史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后
持政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戶二百子神基襲爵
神基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酷吏所構流嶺南
中宗初稍用爲大理卿弟神慶舉明經武后時累遷萊州刺史入
朝待制億歲殿奏事稱旨后以歷官有佳政且其父於己有功擢
拜并州長史謂曰并州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爲之今授
卿宜知所以委重者乃親爲按行圖謀日而遣神慶始至有詔改

錢幣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踊昂百賈驚擾神慶質其非于朝果
豪猾妄爲之后喜下制褒美初州隔汾爲東西二城神慶跨水聯
堞合而一之省防禦兵歲數千神基既下獄馳赴都告變得召見
后出其獄示之神慶爲申理得減死然用是貶歙州司馬長安中
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轉太子右庶子封魏縣子是時突
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
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
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慮事於未萌之前故
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
敕玉契詔可尋詔與詹事祝欽明更日侍讀東宮歷司刑卿劾張
昌宗獄頗闊略不盡神龍初昌宗伏誅坐流欽州卒五王得罪緣
昌宗被流者皆詔原雪贈神慶幽州都督神慶子琳明政事開元
中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
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累遷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卒秘書監

潘肅聞之泫然曰古遺愛也琳長子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
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
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瑶俱列棨戟世號三戟
崔家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緦麻喪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
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
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
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第明經爲人佞而智初調玄武尉使至京師舍
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
檄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爲人言但假貸以還遂累遷天官員
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縣侯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匼取容
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愼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
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

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濘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爲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爲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左補闕戴令言賦兩腳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爲長社令士愈蚩謏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縠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華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俄檢校右庶子中宗立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京師留守封弘農郡公加兼揚州長史檢校中書令改侍中鄭國公賜實封戶三百爲順天皇后奉冊使武三思誣陷王同晈再思與李嶠韋巨源按獄希意抵同晈死衆以爲寃復拜中書令監脩國史遷尚書右僕射仍同三品卒贈特進并州大都

督陪葬乾陵謚曰恭弟季昭中茂才第爲殿中侍御史武后誅駙馬都尉薛紹紹兄顗爲齊州刺史命季昭按之不得反狀后怒放于沙州赦還爲懷州司馬

竇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衣服羸儉不爲輿馬豪侈事仕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寳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媪婿爲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爲國奢者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時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對曰辦於異日問其故答曰佳吏在僥倖去故辦聞者皆咲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等以取貴位爲素議所斥名稱盡矣韋后敗斬妻獻其首貶濠州司馬再徙益州長史乃復故名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閱月遷左御

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中山縣公再遷侍中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己附離日視事退輒詣主第刺取所欲睿宗爲金仙玉眞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跡不止唯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滺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瓦木雜廁工匠閒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荅督繕益急時語曰前作后國奢後爲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在位半歲無所事帝引見承天門切責之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爲左御史大夫于時歲犯左執法術家又言懷貞且有禍大懼表請爲安國寺奴不許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監脩國史又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共平章玄宗受内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既敗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然生平所得俸祿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家惟粗米數石而已性謟詐善諧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爲之禮監察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

柰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
懷貞猶固止之傳弓者鉅鹿人忠謇士也終司農丞懷貞從子竟
字思愼舉明經爲英王府參軍尚秉直長調鄠令脩鄠舍道路設
冠婚喪紀法百姓德之
宗楚客字叔敖其先南陽人曾祖丕後梁南弘農太守梁亡入隋
居河東之汾陰故爲蒲州人父岌仕魏王泰府與謝偃等撰括地
志楚客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明皙美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戶
部侍郎兄秦客垂拱中勸武后革命進爲內史而弟晉卿典羽林
兵後兄弟並坐姦贓流嶺外歲餘秦客死而楚客等還俄檢校夏
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營第僭
侈過度爲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稍爲
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爲太僕卿郢國公
武三思引爲兵部尚書以晉卿爲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敗逃于鄠

被殺殊其首祭三思等柩楚客請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
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娑
葛爲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患
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爲
國取怨晉卿專徇贓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鞫故事大
臣爲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
鯁爲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解之故
世謂帝爲和事天子尋遷中書令韋氏敗與晉卿同誅楚客性明
達武后時降突厥沓實力吐敦者部落在平夏會邊書言吐
敦反楚客爲兵部員外郎后召問方略對曰吐敦者臣昔與之言
其爲人忠義和厚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默子者狡悍
與吐敦不和今言叛疑默子爲之然無能爲俄而夏州表默子劫
部落北奔爲州兵及吐敦所禽後張仁亶請築三城議者或不同
獨楚客言萬世利也然冒于權利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

媚帝曰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陛下承毋禪周唐一統其符兆有八天皇再以陛下爲周王是在唐興周則天立陛下爲皇太子是在周興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泰洛水圖云永昌帝業三也讖曰百代不移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五也桑條韋歌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世六也乃二月慶雲五色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九日內出瑞蒜八也起則天爲一世聖朝爲二世後子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曆乃三千餘年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誣君且有大咎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內畜逆謀故卒以敗晉卿驍猾雄偉聲如鍾雖不學然性倜儻垂拱後武后任之宮苑閑廄內外衆作無不總開中嶽造明堂鑄九鼎有力焉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爲人魁岸鬚長數尺其妻武三思婦之姊縱使通三思繇是款昵進爲太府卿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

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
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
美賜虎訥衣一副綵六十段與楚客並同三品進侍中後伏誅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父綝字叔良少通經頗著書質諸家
疑異門人張後胤既顯官薦于朝詔對策高第終無極尉欽明擢
明經爲東臺典儀永淳天授間又中英才傑出業奧六經等科拜
著作郎爲太子率更令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兼弘
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禮部尚書
封魯國公食實封戶三百桓彥範崔玄暐袁恕己敬暉等皆從受
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
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
山惲陰迎韋后意謬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
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王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追師掌
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則供又九嬪凡大祭祀

后祼獻則賛瑤爵然則后當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鄭玄稱闕狄后助王祭羣小祀服小祀尚助況天地哉闕狄之上褘揄狄三服皆以助祭知褘衣助大祀也王之祭服二曰先王衮冕先公鷩冕故后助祭亦以褘衣祭先王揄狄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舉此以明彼反三隅也春秋外傳禘郊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舂其粢世婦詔后之禮事不專主宗廟祭統曰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荅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焉則知后宜助祭臣請因經誼制儀典帝雖不睿猶疑之召禮官質問於是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欽明所引皆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隋而上無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欽緒又引博士彭景直共議曰周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瑞兩圭以祀地司几筵設祀先王昨席內宗掌宗廟祭祀傳曰聖人爲能饗帝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祀天稱享享廟稱祭也禮家凡稱大祭祀不獨主天爵人大祭祀與

量人受舉斝之卒爵祭天不裸則九嬪贊瑶爵容廟稱大祭祀也欽明据大宗伯之職以謂后有祭天地之禮按經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制大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自凡而推兼言王祭天地宗廟也下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直王后祭廟一凡耳若當助祭天地應不列重凡且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廟薦無佐祭天地語有如助祭天地誰當贊佐者是則攝薦爲宗廟明甚內司服掌后祭服無祭天服禮家說曰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其服又言后有五輅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厭翟從饗賓諸侯以安車朝夕見王以翟車采桑以輦車游宴按此后無祭天車明甚然后助王祭天地古無聞焉時左僕射韋巨源助后掎掣帝奪政事即傅欽明議帝果用其言以皇后爲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奉豆籩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初后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

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山惲等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具臣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爲該淹自見坐不孝免無以傑祓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後徙洪州都督入爲崇文館學士卒山惲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脩文學士詔徧爲伎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爲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爲黃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咨賜服一稱其後與欽明辯論阿世不能終其守久之復拜國子司業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爲朝大儒乃詭聖僻說引豔妻郊見上帝腥德播聞享胙不終蓋與少正卯順非而澤莊周以詩書破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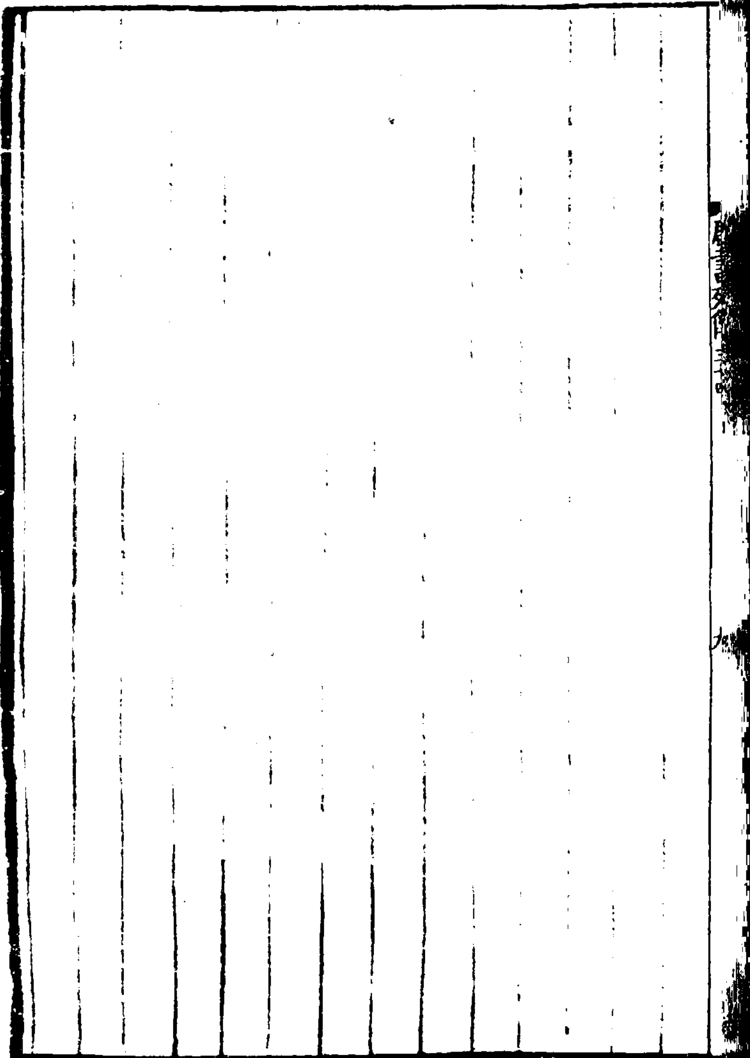
同科獨保腰領死家簀貰寧不幸邪後之託儒爲姦者可少戒云

王璵者方慶六世孫少爲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脩祠祭靡神不祈璵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爲祠祭使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之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天下願治璵望輕無它才不爲士議諳可既驟得政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是專意它議不能奪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憸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鐍不啓震怒破鐍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明年罷璵爲刑

部尚書又出爲淮南節度使猶兼祠祭使從浙東召入再遷太子少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懷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李國禎者以術士顯廣德初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幷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爲堂皇給百戸掃除又即驪山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饑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爲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人發先王之典爲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又違神虐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宜然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爲地建祠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夫湫者龍所託耳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産若三皇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宮廟春秋彝饗此復營造是謂瀆神夫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即劾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營罔天

聽負抱粢糒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災孽並至臣昨受命
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鎮
忼慨有名士也仕至司門郎中璵曾孫摶别傳

崔楊竇崑宗祝王列傳第三十四



諸夷蕃將列傳第三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也與處羅可汗入隋事煬帝從伐遼積勞爲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於樓煩高祖興太原大奈提其衆隸麾下桑顯和戰飲馬泉諸軍却大奈以勁騎數百背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平長安以多賞貝帛五千匹賜姓史從秦王平薛舉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功殊等積前後賜侍女三雜綵萬段貞觀初擢累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食封戶三百卒贈輔國大將軍

馮盎字明達高州良德人本北燕馮弘裔孫弘不能以國下魏亡奔高麗遣子業以三百人浮海歸晉弘已滅業留番禺至孫融事梁爲羅州刺史子寶聘越大姓洗氏女爲妻遂爲首領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隋仁壽初盎爲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

京師請討之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
夷中乃生是人即詔盎發江嶺兵擊賊平之拜漢陽太守從煬帝
伐遼東遷左武衛大將軍隋亡奔還嶺表嘯署酋領有衆五萬番
禺新興名賊高法澄冼寶徹等授林士弘節度殺官吏盎率兵破
之寶徹兄子曰智臣復聚兵拒戰盎進討兵始合輒釋胄大呼曰
若等識我耶衆委戈袒而拜賊遂潰禽寶徹智臣等遂有番禺蒼
梧朱崖地自號總管或說盎曰隋季崩蕩海內震騷唐雖應運而
風教未孚嶺越無所係屬公克平二十州地數千里名謂未正請上
南越王號盎曰吾居越五世矣牧伯惟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
生富貴如我希矣常恐忝先業尚自王哉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
祖析爲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國高州總管封越國
公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智彧爲東合州刺史盎徙封耿貞觀
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詔右武衛將軍藺謩發江淮甲卒
將討之魏徵諫曰天下初定創夷未復大兵之餘疫癘方作且王

者兵不宜爲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爲辱且盎不及未定時略州
縣揺遠夷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
帝乃遣散騎常侍韋叔諧喻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
十萬衆時募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盎可擊狀帝不許罷之
五年盎來朝宴賜甚厚俄而羅竇諸洞獠叛詔盎率衆二萬爲諸
軍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盎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
矢斃七人賊退走盎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帝詔智戴還慰省賞
予不可計奴婢至萬人盎善爲治閱簿最擿姦伏得民懽心卒贈
左驍衛大將軍荆州都督子三十人智戴知名勇而有謀能撫衆
得士死力酋帥皆樂屬之嘗隨父至洛陽統本部鋭兵宿衛煬帝
弑引其下逃歸時盜賊多嶺嶠路絶智戴轉戰而前至高源俚帥
脅爲謀主會盎至智戴與盎俱去後入朝帝勞賜加等授衛尉
少卿聞其善兵指雲問曰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辰
在金金利木柔擊之勝帝奇其對累遷左武衛將軍卒贈洪州都

督盎族人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自隨高宗時遣御史許瓘視其貲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排執瓘而奏其罪帝馳遣御史楊璟驗訊璟至卑辭以結之委罪於瓘子猷喜遺金二百兩銀五百兩璟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不得歸璟受之還奏其狀帝命納焉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拓設建牙磧北與頡利子欲谷設分統鐵勒回紇僕骨同羅諸部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斂或勸厚賦以自奉荅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頡利數用兵社尒諫弗納貞觀元年鐵勒回紇薛延陀等叛敗欲谷設於馬獵山社尒助擊之弗勝明年將餘衆西保可汗浮圖城會頡利滅西突厥統葉護又死奚利必咄陸可汗與泥孰爭國社尒引兵襲之得其半國有衆十餘萬乃自號都布可汗謂諸部曰始爲亂破吾國者延陀也今我據西方而不平延陀是忘先可汗非孝也事脫不勝死無恨酋長皆曰我新

得西方須留撫定今直棄之遠擊延陀延陀未禽葉護子孫將復吾國社尒不從選騎五萬討延陀磧北連兵十旬士苦其久稍潰去延陀縱擊大敗之乃走保高昌衆纔萬人又與西突厥不平由是率衆內屬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于靈州詔尚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揔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尒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賜高昌寶鈿刀雜綵千段詔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摳去復戰所部奮厲皆有功還擢兼鴻臚卿二十一年以崑丘道行軍大揔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岸等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茲師次西突厥擊處蜜處貝敗之入自焉耆西兵出不意龜茲震恐進屯磧石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先進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其王率衆五萬拒戰威陽卻王悉兵逐北威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尒因拔都城王輕騎遁社尒留孝恪

守自率精騎追躡行六百里王據大撥換城嬰險自固社尒攻凡四十日入之禽其王并下五大城遣左衛郎將權祗甫徇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懽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闐王入朝王獻馬畜三百餉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犒師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帝崩請以身殉衛陵寢高宗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治冢象葱山謚曰元子道眞歷左屯衛大將軍咸亨初爲邏娑道副大摠管與薛仁貴討吐蕃以援吐谷渾爲論欽陵所敗盡失其兵詔有司問狀免死爲民

阿史那忠者字義節蘇尼失子也資淸謹以功擢左屯衛將軍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居父喪哀慕過人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

之金日磾卒贈鎮軍大將軍諡曰貞陪葬昭陵
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領軍將軍
會頡利敗太宗令思力諭降渾斛薩部落稍親近帝逐兔苑中思
力諫曰陛下爲四海父母乃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
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爲止及討遼東詔思力屯金山道領突厥扞
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确賊深入至夏州乃
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會毗伽可汗死燿兵磧北而歸復從江
夏王道宗破延陀餘衆與平吐谷渾詔尚九江公主拜駙馬都尉
封安國公坐交房遺愛高宗以其戰多赦不誅流巂州主請削封
邑偕往主前卒龍朔中以思力爲歸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復公主
封邑贈思力勝州都督諡曰景
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父葛隋末爲莫賀咄
特勒以地近吐谷渾隘陿多癘暍徙去熱海上何力九歲而孤號
大俟利發貞觀六年與母率衆千餘詣沙州內屬太宗處其部於

甘涼二州擢何力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於赤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爲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鬬士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是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爲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它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恥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及還帝責謂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有詔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尚臨洮縣主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與討高昌平之始何力母姑臧夫人與弟沙門在涼州沙門爲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薛延陀毗伽可汗方強契苾

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驚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遽反皆曰可敦都督去矣尚何顧何力曰弟往侍足矣我義詐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邪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被執也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授右驍衛大將軍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叵柰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很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判外攜不戰而禽矣帝然之毗伽果不敢迎鬱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殺其庶兄突利失自立國中亂如其策云帝征高麗詔何力為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矟創甚帝自為傅藥城拔得刺何力者高

突勃騶使自殺之辭曰彼爲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捨之俄以崑丘道摠管平龜茲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諭止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禄卑失五姓叛寇廷州陷金嶺蒲類詔何力爲弓月道大摠管率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統秦成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兵八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遂殺招慰使果毅都尉單道惠據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數道攀藟而上急攻之賊大潰孤注夜遁輕騎窮躡行五百里孤注戰死虜渠帥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取處蜜時健俟斤合支賀等以歸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郕國公顯慶中爲沮江軍行軍大摠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高麗不克龍朔初復拜遼東道行軍大摠管率諸蕃三十五軍進討帝欲自率師繼之次鴨緑水蓋蘇文遣男生以精兵數萬拒險衆莫敢濟會冰合何力引兵譟而濟賊驚遂潰追奔斬首三萬級餘衆降男生脱身走有詔班師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爲安撫

大使何力以輕騎五百馳入其部虜大驚何力諭曰朝家知而詿誤遂及翻動使我貰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特勤等二百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誅之餘衆遂安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瘞錮護其家未幾蓋蘇文死男生爲弟所逐使子詣闕請降乃拜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略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引靺鞨數萬衆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破之斬首萬級乘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合攻辱夷大行二城克之進拔扶餘勣勒兵未進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勣繼進攻凡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進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總章儀鳳間吐蕃滅吐谷渾勢益張入寇鄯廓河坊等州詔周王爲洮州道相王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何力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毅始龍朔中司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廷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

何力不荅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悟更植以桐子明字若水孺褓授上柱國封漁陽縣公年十二遷奉輦大夫李敬玄征吐蕃明爲栢海道經略使以戰多進左威衛大將軍襲封賜錦袍寶帶它物蕃夥擢嫡子三品官再遷雞田道大揔管至烏德鞬山誘附二萬帳武后時明妻及母臨洮縣主皆賜姓武以左鷹揚衛大將軍卒年四十六贈涼州刺史謚曰靖明性淹厚喜學長辯論子登襲爵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爲百濟達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云蘇定方平百濟常之以所部降而定方囚老王縱兵大掠常之懼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遁去嘯合逋亡依任存山自固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之遂復二百餘城龍朔中高宗遣使招諭乃詣劉仁軌降累遷左領軍員外將軍洋州刺史儀鳳三年從李敬玄劉審禮擊吐蕃審禮敗敬玄欲引還阻泥溝兵不得出賊屯高壘官軍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

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賊酋跋地設棄軍走帝歎其才擢左武衛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賜金帛殊等進爲河源軍副使調露中吐蕃使賛婆等入寇屯良非川李敬玄之敗常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賛婆等單騎去即拜河源道經略大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宜增兵鎮守而運饟須廣乃斥地置烽七十所墾田五千頃歲收粟斛百餘萬由是食衍士精戍邏有備永隆二年賛婆營青海常之馳掩其屯破之悉燒糧廥獲羊馬甲首不貲詔書勞賜凡涖軍七年吐蕃憚畏不敢盜邊封燕國公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擐甲常之見其囂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久之爲燕然道大揔管與李多祚王九言等擊突厥骨咄祿元珍於黃花堆破之追奔四十里賊潰歸磧北會左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欲窮追要功詔與常之共計寶璧獨進爲虜所覆舉軍没寶

壁下吏誅常之坐無功會周興等誣其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反捕繫詔獄投繯死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爲士所箠或請罪之荅曰何遽以私馬鞭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貲及死人皆哀其枉

李謹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長也隋末率其屬千餘内附居營州授金紫光禄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貢以其部爲燕州授總管劉黑闥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書秦王請節度以戰功封耆國公徙部居昌平高開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擊敗之貞觀初進右衞將軍賜氏李卒謹行偉容貌勇蓋軍中累遷營州都督家童至數千以財自雄夷人畏之爲積石道經略大使論欽陵衆十萬寇湟中候邏不知士樵采半散謹行聞虜至即植旗伐鼓開門以伺欽陵疑有伏不敢進上元三年破吐蕃于青海璽書勞勉封燕國公卒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

泉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子也九歲以父任爲先人遷中裏小兄猶唐謁者也又爲中裏大兄知國政凡辭令皆男生主之進中

襄位鎮大兄久之爲莫離支兼三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出按諸
部而弟男建男產知國事或曰男生惡君等逼已將除之建產未
之信又有謂男生將不納君男生遣諜往男建捕得即矯高藏命召
男生懼不敢入男建殺其子獻忠男生走保國內城率其衆與契
丹靺鞨兵內附遣子獻誠訴諸朝高宗拜獻誠右武衛將軍賜乘
輿馬瑞錦寶刀使還報詔契苾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授平壤
道行軍大摠管兼持節安撫大使舉哥勿南蘇倉巖等城以降
帝又命西臺舍人李虔繹就軍慰勞賜袍帶金釦七事明年召入
朝詔所過州縣傳舍作鼓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仗廷寵遷
遼東大都督玄菟郡公賜第京師因詔還軍與李勣攻平壤使浮
屠信誠內間引高麗銳兵濳入禽高藏詔遣子齎手制金皿即遼
水勞賜還進右衛大將軍卞國公賜寶器宮侍女二馬八十儀鳳
二年詔安撫遼東并置州縣招流冗平斂賦罷力役民悅其寬卒
年四十六帝爲舉哀贈并州大都督喪至都詔五品以上官哭之謚

曰襄勤碑著功男生純厚有禮奏對敏辯善射藝三其初至伏斧鑕待罪帝宥之世以此稱焉

獻誠天授中以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武后嘗出金幣命宰相南北牙羣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內史張光輔舉獻誠獻誠讓右王鈐衛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固辭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為恥不如罷之后嘉納來俊臣嘗求貨獻誠不荅乃誣其謀反縊殺之后後知其冤贈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改葬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號黃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湮遠至多祚驍勇善射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水靺鞨誘其渠長置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衆室韋及孫萬榮之叛多祚與諸將進討以勞改右羽林大將軍遂領北門衛兵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槩可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

忘柬之日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而嬖豎
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捨今日尚何在
荅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柬之遂定
謀以敬暉李湛爲右羽林將軍命揔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
至玄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
漏大謀不敢豫奏頓首請歸死后病卧顧湛曰我於而父子不薄
亦豫是邪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食實戶八百子承訓爲衛
尉少卿湛遷大將軍封趙國公食實戶五百帝祠太廟特詔多祚
與相王登輿夾侍監察御史王覿謂多祚夷人雖有功不宜共輿
輦帝曰朕推以心腹卿勿復言崔玄暐等得罪多祚畏禍及故陽
厚韋氏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與成王千里率兵先至玄武樓
下具言所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宮闈令楊思勗方侍帝即挺刀
斬其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兵因沮潰多祚爲其下所殺二子亦
見害籍没其家景雲初追復官爵并宥家屬湛者義府最幼子

字興宗沈厚有度六歲授周王府文學累遷右散騎常侍襲河間郡公武后徙上陽宮留湛宿衛頃之復爲右散騎常侍賜鐵券三思惡之貶果州刺史歷洺絳二州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開元十年卒贈幽州都督初義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而湛爲中興功臣世不以其父惡爲貶云

論弓仁本吐蕃族也父欽陵世相其國聖曆二年弓仁以所統吐渾七千帳自歸授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公神龍三年爲朔方軍前鋒游弈使時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弓仁以兵出諾眞水草心山爲邏衛開元初突厥九姓亂弓仁引軍度漠踰白檉林收火拔部喻多眞種落降之默啜思太叛戰赤柳澗弓仁騎才五百自新堡進時賊四環之衆不敵弓仁椎牛誓士自若再宿潰圍出人服其壯凡閱大小戰數百未嘗負賜寶玉甲第良田等列莫與比累遷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會病玄宗遣上醫馳視卒年六十六贈撥川郡王謚曰忠孫惟貞

惟貞名瑀以字行志向恢大開元末爲左武衛將軍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閱旬衆數萬從還鳳翔遷光祿卿爲元帥前鋒討擊使戰陝州以功進殿中監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摯以兵二十萬陣城下惟貞請銳卒數千鑿數門出自旦及午苦戰破之光弼表爲開府儀同三司光弼討史朝義以惟貞守徐州賊將謝欽讓據陳乃假惟貞潁州刺史斬賊將降者萬人封蕭國公實封百戶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領軍衛大將軍爲英武軍使卒

尉遲勝本王于闐國天寶中入朝獻名玉良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歸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累進光祿卿安祿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爲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進驃騎大將軍遣還固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實封百戶勝請授國於曜詔可勝既留乃穿藥他觀厚

賓客士大夫多從之游從德宗至興元爲右領軍將軍歷睦王傅貞元初曜上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遣銳襲王勝固辭以曜久行國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當是時兄弟讓國人莫不賢之睦府除徙原王傅卒贈涼州都督

尚可孤字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别種世處松漠間天寶末隷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復事史思明上元中自賊所歸累授左右威衛大將軍封白水縣伯爲神策大將以功試太常卿徙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一百五十魚朝恩主衞兵器其勇養爲子名智德使將兵三千屯扶風武功歷十餘年隊伍閑整朝恩死詔賜氏李名嘉勳李希烈叛擢爲招討應援荆襄使復本姓名累戰有功朱泚之難召可孤可孤率兵三千道襄鄧而西屬賊兵銳乃壁七盤僞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擊卻之遂收藍田德宗將還梁州命引兵守灞上拜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招討使敬忠拒戰可孤急擊斬之進軍與李晟收長安爲先鋒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馮翊郡

王食實戶二百又會諸軍進討李懷光次沙苑卒于軍贈司空可
孤性謹審沉壯既有勳勞未嘗自論功御衆公嚴晟數稱之
裴玢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
公留不去遂籍京兆玢初事金吾將軍論惟明爲傔力德宗在奉
天以功封忠義郡王從惟明鎭鄜坊署牙將後節度使王栖曜卒
中軍將何朝宗夜縱火作亂玢獨匿不出遲明禽朝宗以待命有
詔升軍司馬崔輅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領節度擢玢爲司馬
踰年公濟卒乃授玢節度使元和二年徙山南西道玢爲治嚴稜
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弊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巳倉庫完實
百姓安之當世將帥未有及者以疾辭位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
輿二侍婢黃碧縑服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節
贊曰夷狄性悍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鷙挺不可遷蓋巧不足而諒
常有餘觀大柰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用能功績光明爲天
子倚信至渾瑊跌跌光顏輩烈垂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顏

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

諸夷蕃將列傳第三十五

郭二張三王蘇薛程唐列傳第三十六　唐書一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少有奇節不治貲產父兄以爲無賴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喜謂曰世言汝頴多奇士不謬也使與李勣守黎陽密敗勣遣孝恪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詔與勣經略武牢以東所定州縣委以選補竇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謁秦王進計曰王世充力竭計窮其面縛可跂足待建德悉衆遠來糧餉阻絶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氾水逐機應變禽殄必矣王然之賊平置酒大會洛陽宮語諸將曰孝恪策禽賊王長先下漕功固在諸君右遷上柱國歴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改左驍衛將軍累加金紫光禄大夫貞觀十六年拜涼州都督改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絶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虜高昌者生口

七百還焉耆王王叛歸欲谷設可汗孝恪請擊之即拜西州道行軍摠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支虜之帝悅降璽書褒勞俄拜崑丘道副大摠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乃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龜茲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士心今亡在外勢必爲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衆陰與城內胡爲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鬬中流矢卒子待詔亦殁將軍曹繼叔進兵復拔其城太宗責孝恪斥候不明至顛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爲舉哀高宗即位追還官爵贈待詔游擊將軍賻物三百段次子待封官左豹韜衞將軍咸亨初副薛仁貴討吐蕃戰大非川敗績貸死爲民

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隋相州刺史晥城郡公威孫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高祖從外孫也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衞郎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彊每有求取所遣書輒稱詔敕邊吏奉

承不敢郤及儉獨拒不受大赦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振贍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旣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朝廷議進討時儉以母喪奪服爲使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帥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因舉徙代州遂檢校代州都督儉勸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衍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部與契丹奚霫靺鞨諸蕃切畛高麗引衆入寇儉率兵破之俘斬略盡復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略地至遼西川漲久未度帝以爲畏懦召還見洛陽宮陳水草美惡山川險易并久不進狀帝悅拜行軍摠管使領諸蕃騎爲六軍前鋒時高麗候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進度遼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累封皖城郡公後改東夷校尉官爲都

護府即以儉爲都護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謚曰密
儉兄大師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
郡公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卒贈荆州都督謚曰敬
陪葬昭陵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
同三司卒謚曰文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爲主所斥居
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埌旣完牆屋
燎松丸墨爲富家主薨還京師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
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爲皇后調安定令
誅滅大姓姦豪脅息從瀚海都護司馬坐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
毅歲餘代還居母喪哀瘠甚帝遣侍醫療視其友趙持滿誅死
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
絶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
之不罪再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壍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

厮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閒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
民或餓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簿其贏以濟飢
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裴行儉討遮匐奏爲
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寶爲庭州刺史方翼築碎葉
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
悉獻珍貨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
遂失蕃戎之和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簿啜叛圍弓月城方翼引
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俄而三姓咽麪兵十萬踵至方翼次
熱海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爲
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誅
無聞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咽麪等皆驚潰烏鶻引兵遁去
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
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昔合時以爲祥
西域平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爲耦耕法張

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明年召方翼議西域事引見奉天宫賜食帝前帝見衣有汗漬處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狀視其創帝咨嗟久之賜賚良厚俄而妖賊白鐵余以綏州反詔方翼與程務挺討之飛擔擊賊火其柵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獲大將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后時王后屬無在者方翼自視功多冀不坐而后內欲因罪除之未得也及務挺被殺即并坐方翼追入朝捕送獄流崖州卒于道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子珣字伯玉與兄璵弟瑨以文學稱時號三王天授初珣及進士第應制科遷藍田尉以拔萃擢長安尉因進見武后召問刑政嘉之詢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后不悅左遷亳州司法參軍神龍初爲河南丞武三思矯制貶臨川令宋璟輔政召授侍御史出許州長史歲旱珣時假刺史事開廩振民即自劾玄宗赦之累遷工部侍郎而瑨至中書舍人珣嘗爲秘

書少監數年而瑨繼職終右散騎常侍卒贈戸部尚書謚曰孝子
銷天寶中歷右補闕殿中侍御史瑨子鉷自有傳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後徙始平父邕當隋季率里中
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
陣邕卒代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
舍境鄉黨賴之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
磧口率彀馬二百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
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再遷
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軍臨清縣公從
葱山道大揔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揔
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尼施等復引二萬騎爲援定方始休士見
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
牛馬藉藉山野不可計副揔管王文度疾其功譖謂知節曰賊雖
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輜重陣間被甲而趨賊來即戰是謂萬全

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是馬癯卒勞無鬬志定方詭知節曰天子
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爲大將而閫外之事不得專
顧副將乃得專之理不其然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怛篤
城有胡人降文度猥曰師還而降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
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比知
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爲民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摠管復征賀
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爲副出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
嬾獨祿擁衆萬帳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
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
步卒據高攢矟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
因其亂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進五
弩失畢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令
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雅
相領新附兵絶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

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眞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畋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脩亭障列烽隧定疆畛問疾收胔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別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會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鎭諸胡劫所部及踈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還爲安撫大使率兵至葉葉水而賊堞馬頭川定方選精卒萬騎三千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遂大敗走馬保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西遂定加食邢州鉅鹿三百戶遷左武衛大將軍出爲神丘道大摠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

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真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郛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擅爲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禰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送款百濟平俘義慈隆泰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勝計加慶節尚輦奉御未幾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摠管俄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於浿江奪馬邑山爲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帝悼之責謂侍臣曰定方於國有功當褒贈若等不言何邪乃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謚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

貴應募至安地會郎將劉君卬爲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懾伏由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衆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北門長上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玄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

請隨軍効死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
斬首三千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大將温沙多門戰
橫山仁貴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
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禽之俄與辛文陵破契
丹於黒山執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縣男詔
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揔管將行宴内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
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
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
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兄
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
衰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懼而降仁泰不納
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有候騎言虜輜重畜牧被野可往取
仁泰選騎萬四千卷甲馳絶大漠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還人飢相
食比入塞餘兵纔二十之一仁貴亦取所部爲妾多納賕遺爲有

司劾奏以功見原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龐同善高侃
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師援送同善至新
城夜為虜襲仁貴擊之斬數百級同善進次金山覘虜勇不敢前
高麗乘勝進仁貴擊虜斷為二衆即潰斬首五千拔南蘇木底
蒼巖三城遂會男生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扶餘
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遇賊輒破殺
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它四十城相
率送款威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
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
盜賊隨才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
蕃入寇命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眞郭待封
擊之以援吐谷渾待封嘗為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
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
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

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齎至河口遇
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
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
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
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
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
名爲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雞林道揔管復坐事貶象州
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爲魚前日珍
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
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
朕指麾邪於是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衞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
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
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
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

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官給
轝護喪還鄉里
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
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
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後突厥擾河北
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言
醜虜憑暴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宮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賊
不討而解后納其言俄遷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并州長史檢校
左衛大將軍訥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玄宗講武新豐詔訥爲左
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
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勞明年契丹奚突厥連和數入邊訥建議
請討詔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與訥帥衆二萬出檀
州賓客議方暑士負戈贏糧深討慮恐無功姚元崇亦持不可訥
獨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饋饟因資振國威靈不可失

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而授紫微黃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與賊遇諸將不如約爲虜覆盡亡其軍訥脫身走而罪宣道及大將李思敬等八人有詔斬以徇獨貰客免盡奪訥官爵俄而吐蕃大酋坌達延乞力徐等衆十萬寇臨洮入蘭州剽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王晙擊之追及賊戰武階驛掎角劫之破其衆尾北至洮水又戰長城堡殺鹵數萬禽其酋六指鄉彌洪悉收所掠及仗械不貲時帝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行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即軍陟功狀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以子暢爲朝散大夫又授涼州鎮軍大總管赤水建康河源邊州皆隷節度俄爲朔方行軍大總管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常卿謚曰昭定訥性沈勇寡言其用兵臨大敵益壯弟楚玉開元中爲范陽節度使以不職廢生子嵩

嵩生燕薊閒氣豪邁不肯事產利以膂力騎射自將豫安祿山亂晚爲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破朝義長驅河朔嵩震懼迎

拜軍門懷恩釋之奏爲檢校刑部尚書相衛洺邢等州節度使方
大亂後人亦厭禍嵩謹奉職頗有治名大曆初封高平郡王實封
二百戶號其軍爲昭義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七年卒贈
太保詔其弟崿知留後事累加檢校太子少師十年爲其將裴志
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崿奔洺州請入朝降服待罪銀臺門赦之
乃分其地以嵩族子擇爲相州刺史雄衛州刺史堅洺州刺史承
嗣誘雄亂不從遣客刺殺之初嵩好蹴踘隱士劉鋼勸止曰爲樂
甚衆何必乘危邀晷刻歡嵩悅圖其形坐右嵩子平
平字坦途年十二爲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脅知留務僞許之
已而讓崿夕以喪歸累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宰相杜黃裳擢爲
汝州刺史治有風績王師討蔡繇左龍武大將軍授鄭滑節度使
數戰有功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
陽西南因命其左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
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道二十里以釃水悍還壖田七百頃於河

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未幾復帥鄭滑李師道平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爲平盧軍徙平爲節度使王庭湊圍牛元翼棣州危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稷餽餉陋狹衆潰而歸推究將馬士端爲帥劫屯士萬人薄州堞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銳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平引謀亂者二千人斬堂皇下脅從皆縱還田里威震一方詔還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魏國公在鎮六年兵鎧完礪倉賦均一寶曆初入朝民鄣路願留數日得出拜檢校司空河中絳隰節度使復得隸晉慈二州益兵三千進檢校司徒更封韓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子從字順之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州刺史隄文谷瀘河二水引漑公私田汾人利之徙濮州儲粟二萬斛以備凶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傑爲賑卹使傑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父名振隨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樂令盜不
跡境俄棄賊自歸高祖詔授永寧令使率兵經略河北即夜襲鄴
縣俘男女千餘人以歸去數舍閱婦人方乳者九十餘人還之鄴
人感其仁劉黑闥陷洺州名振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母妻爲賊
所得名振率衆千餘掠冀貝滄瀛等州邀擊糧道悉毀賊水陸
餉具黑闥怒殺其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拜營州長
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千段黄金三百兩轉洺州刺史太宗征遼東召
問方略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
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詰
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拜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揔管攻沙卑
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號爲名將遷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
擊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歷晉蒲二州刺史鏤方道揔管卒
贈右衛大將軍謚曰烈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右領軍衛
中郎將破突厥六萬騎於雲州會僞可汗阿史那伏念叛揔管李

文暕等三將以次奔敗詔裴行儉討之以務挺副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金牙山務挺與副揔管唐玄表引兵赴之伏念懼乃間道降於行儉故裴炎以爲非行儉功遷務挺右武衛將軍封平原郡公綏州部落稽白鐵余據城平叛建僞號署置百官進攻綏德大斌殺官吏火區舍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生禽白鐵余進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張虔勗等豫廢中宗立豫王爲皇帝累被褒賚以左武衛大將軍爲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善綏禦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之不敢盜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又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言務挺與炎及徐敬業謀相援結后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其家突厥聞務挺死率相慶爲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儀鳳中劉審禮討吐蕃孝傑以副揔管戰大非川爲虜執贊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武

后時爲右鷹揚衞將軍孝傑居虜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爲
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
武后曰貞觀中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
傑功也乃遷左衞大將軍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清源縣
男證聖初復爲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會契丹李盡忠等
叛有詔起白衣爲淸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
與賊接道隘虜衆孝傑率銳兵先驅出谷整陣與賊戰而後軍總
管蘇宏暉以其軍退援不至爲虜所乘軍潰孝傑墮谷死士相蹂
且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質歸
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時張說以管記還白狀后問之說
具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深入以少當衆雖敗功可錄也乃贈夏官
尚書耿國公以其子无擇爲朝散大夫遣使者斬宏暉使未至而
宏暉已立功遂贖罪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爲後周驃騎大將軍休

璟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經高第爲吳王府典
籖改營州戶曹參軍會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
休璟破之於獨護山斬馘多遷朔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
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疏曰豐州控
河遏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
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
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
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
安西副都護會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收
其潰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略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
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之聖曆中授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
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
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
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

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
二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旣宴使者屢覘休
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
之后嗟異擢爲右武威金吾二衞大將軍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
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畫所當
施行者旣而邊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官
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詔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
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會契丹入塞復以
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時中宗爲皇太子休璟
將行進啓曰易之兄弟恩寵過幸數入禁闈非人臣所宜願加防
察帝復位召授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謂曰初
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進尚書右僕
射賜邑戶三百封宋國公是歲大水上疏自劾免不許累遷檢校吏
部尚書景龍二年致仕未幾復起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監脩國史景雲初以特進爲朔方行軍大揔管備突厥停舊封別賜百戶明年復請老給一品全禄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贈荆州大都督謚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緜地幾萬里山川夷岨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初得封以賦絹數千散賙其族又出財數十萬大爲塋墓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重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始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於是賀婁尚宮方用事附者輒榮赫休璟乃爲子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頗爲時譏訾其當國亦無它毗益云子先愼至陳州刺史先擇爲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仁亶以睿宗諱音近避之有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稱后乃彌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後王孝傑爲吐刺軍揔管與吐蕃戰不利仁愿監其軍因入言狀孝傑坐免擢仁愿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

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爲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即叙其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爲崇仁令以仁愿代爲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矢著其手武后遣使勞問賜藥馳傳遷幷州都督長史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屍積府門畿甸震懾無敢犯先是賈敦頤嘗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揔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

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恇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為賦詩祖道賞賚不貲還鎮軍大將軍睿宗立乃致仕加兵部尚書稟禄全給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保仁愿為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在朔方奏用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鄠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總軍事

太子文學柳彥昭爲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爲隨機皆著稱後至
大官世名仁愿知人子之輔至趙州刺史張敬忠自監察御史累遷
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節度使
王晙滄州景城人後徙洛陽父行果爲長安尉知名晙少孤好學祖有
方奇之曰是子當興吾宗長豪曠不樂爲御檢事擢明經第始調清
苑尉歷除殿中侍御史會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奏副將韓
思忠敗律當誅晙以思忠偏裨權不已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獨誅
固爭得釋晙亦出爲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
餉衡永晙始築羅郛罷戍卒埭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
之後求歸上冢州人詣闕留有詔桂往羅寇畏暴户口彫瘵宜即留以
須政成在桂踰朞年人丐刻石頌德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
周利貞欲必殺之道出晙所晙知其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趣幽
求懼曰埶且難全正恐累君柰何晙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絶晙在終
不忍公無罪就死俄崔湜等誅幽求復執政故詔幽求爲刻石辭

遷鴻臚少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等城並
授節度進太僕少卿隴右群牧使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
臨洮次大來谷其酋坌達延以兵踵而前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
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
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
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舍而近晙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
麾壘突虜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以子珽爲朝散大夫又進并州都督長
史明年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小殺繼
降降者稍稍叛去晙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
延傺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釁久必爲患比者不
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閇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
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
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

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勇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内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為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晙將幷州兵濟河以討晙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晙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晙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摠管改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保受降城之鄙潛引突厥内擾晙密言上盡誘

而誅之拜兵部尚書復爲朔方軍大揔管九年蘭池胡康待賓據
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晙討平之封清源公官一子玄宗以宮
人賜知運等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闈掖
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晙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
獨當戎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晙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晙賣
己乃復叛晙坐貶梓州刺史改太子詹事中山郡公進吏部尚書太
原尹代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軍節度大使
河北河西隴右河東之軍盡屬是冬帝親郊追會大禮晙以冰
壯請留將兵待邊手勑慰勉會有人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
晙詔源乾燿張說雜訊無狀以黨與貶蘄州刺史遷定州復以戶
部尚書爲朔方軍節度使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曰忠烈晙氣貌偉
特時謂爲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壹吏人畏愛
始二張之誣魏元忠晙獨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矣子再觸逆
鱗其殆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辨雖死弗悔晙卒後信安王

褘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晙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戶部郎中陽伯成上䟽請封晙墓表異之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晙廟進諸子官

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爲之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穹䆗討殊𨶶獵取其國由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才歟夫宰相代天秩物爕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彊所不能邪据功名之地則綽綽矣

郭二張三王蘇薛程唐列傳第三十六

二王貞韓蘇薛柳馮蔣列傳第三十七　唐書一百一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窶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謇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外郎獨孤悊以儒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悊確論義方引逑百家異同連拄悊直出其上左右爲悊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女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酹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溽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爲開陳

經書行釋奠禮淸歌吹簫登降跽立人人悅順久之徙洹水丞而
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誘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
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
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遷雲陽丞顯慶元年擢侍御史
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
其姦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
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
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
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
之陳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
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況輦轂下
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
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
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

戶參軍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年五十五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廷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始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既死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蒔松栢冢側三年乃去彥先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半千始名餘慶生而孤爲從父鞠愛羈丱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莩親行年三十七懷志潔操未嘗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

五千與權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郭子良發粟振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俄舉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旣對策擢高第歷華原武功尉厭卑劇求爲左衛冑曹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爲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即詔入閤供奉遷司賓寺主簿稍與丘悅王劇石抱忠同爲弘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淳分日待制顯福門下擢累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狹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

除棣州刺史復入弘文館爲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豪蘄
二州刺史半千不顧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
初召爲太子右諭德仍學士職累封平原郡公表丐骸骨有詔聽
朝朔望半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
遊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葬焉吏民哭野中
抱忠長安人名屬文初置右臺自清道率府長史爲殿中侍御史
進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領選寡廉潔而奇號清
平二人坐綦連耀伏誅悅河南人亦善論譔仕至岐王傅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爲匪人所
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下筆成章志烈
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
弘文館仗內供奉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
敕廚宰飲以乳二人寤囓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
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大饑開

倉君振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酔胡懷
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
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眞盜後太白晝
見勸帝修德荅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
卿冒沒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
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爲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譖思彥出爲山
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冤至是贈黃金良馬
思彥不受至官閱月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
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邪思彥洒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
屈復召爲御史俄出爲江都王簿又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
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二百不受時
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
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
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玄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

可用時已拜乾封丞故從未爲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
什邡令鄧惲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誘公比其斤而惲已爲文
昌左丞子琬
琬字茂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烟勸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
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筭爵
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
初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
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閒農不勸而耕者衆法施而犯
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竊吏貪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
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勵而
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奈何雜以皇道也自
兹以來任巧智斥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諂附者無黜剥之憂
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

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爲立身之階仁義爲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淸貞者謂孤浮沉者爲黠剛正者爲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棊爲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縣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夫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負者有司以爲名教不取今謂爲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橦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橦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顓刻剝名爲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

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積粟相夸今匿貲示羸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勤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爲游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畢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絹非時於是穀賤縑益貴丁別二縑人多從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檄罷督乃聞詔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

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寓縣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備則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

不報於是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馮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爲明主暮年猒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爲暗君邪正糅進獄訟寃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朞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況賊虜方彊賦斂重困而自縱讒慝揺變遐邇臣恐四夷抵目窺覘爲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下衞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翅無使驕橫爲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

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龍初爲習藝館內敎節愍太子難或譏安恒豫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爲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民聞人嗣安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史輔公祏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汾侯終泉州刺史登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堅劉子玄齊名調閬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心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蓋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敎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爲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

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弃踈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閑守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劍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劒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

度及還並爲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黌門服改氈罽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孰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幷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漠謂穹廬賢於城郭氈罽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絮麴糵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忠日磾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

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顓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
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武后不納久之出爲常州刺史
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闔境賴安再遷尚
書左丞景雲中爲御史大夫僧惠範恃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
不能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登曰憲府直枉朝奏暮黜可矣遂
劾奏反爲主所構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開元初爲東都留守
再爲太子賓客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
歸田里家苦貧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武后時爲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瑪
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爲鐵鷟金龍丹雘珠玉乃商瓊臺夏瑤
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棌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
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契丹叛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河內
王武懿宗禦之懦撓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華人爲賊詿誤
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曰詿誤之人無良邊吏教習城不完

固爲虜脅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擁兵數十萬聞敵王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辜之人不亦過乎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當是時契丹陷幽州饋輓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奉助軍興求禮曰公祿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柰何欽望拒不應旣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奉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璹曰秦漢皆有稅算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邊柰何使陛下効之后曰止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雷渠爲瑞雷邪味道不從旣賀員者入求禮即厲言今陽氣僨升而陰冰激射此天災也土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爲罷朝然以剛正故官齟齬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柳澤蒲州解人曾祖亨字嘉禮隋大業末爲王屋長陷李密已

而歸京師姿貌魁異高祖奇之以外孫竇妻之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以罪貶邛州刺史進散騎常侍代還數年不得調持兄喪方葬會太宗幸南山因得召見哀之數日入對北門拜光祿少卿耳射獵無檢帝謂曰卿於朕甚昵且親然多交游自今宜少戒耳由是痛飭厲謝賓客身安靜盡力吏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恭澤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四歲不遷先是中宗時長寧宜城安定諸公主及后女弟昭容上官與其母鄭尚宮柴隴西夫人趙及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號斜封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上疏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適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闤闠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賴

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誡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韋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乂不容盪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幷反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遁致遠積小爲大累微成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柰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者罰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頃者韋氏蠱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今蠲煩省傜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愼

厥初脩其終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親貴爲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大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逕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數求俊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道羞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讜者賞之則忠讜進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爲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昵宵人盤游藪澤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臣聞富不

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書曰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惟陛下黜奢僭驕怠進樸素行業以勗其非心臣聞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矣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淫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

罰者也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爲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歷遷太子右庶子爲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澤從祖範奭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帝乃解高宗時歷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奭字子邵以父隋時使高麗卒焉故往迎喪號踊盡哀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爲皇后遷中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爲吏部尚書后廢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奭通宮掖謀行鴆毒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家朞以上親並流嶺表奭房隸桂州爲奴婢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屬緣坐者悉免開元初澤兄

渙爲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奭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譴戮雖被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无忝客籍龔州陛下先天後詔書嘗任宰相家並録其後况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藁窆之未還後嗣僑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无忝護奭柩歸鄉里官給喪事无忝後歷潭州都督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蓋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爲内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爲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危蹙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曰公家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挾玄感舉兵亡命至今復圖反噬何耶密囚之俄爲翟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謚壯武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累監察御史劒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順賴歷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内然之由是爲武后所惡元常在職脩舉識鑒澄遠帝委遇特厚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

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僞不可以示羣臣后怒
出爲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道徙眉
州刺史劒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
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詔便驛走官安南酋領李
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
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旨見忍不
録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爲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獄死
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
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從弟元淑及后時歷
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爲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
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奉餘以給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
性也不爲苦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過於元常然
剛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

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壁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耶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杪罪不貸出爲華州長史蕭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貴及榻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因宣慰百姓振窮乏徙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性孤潔自守唯與賈曾郭利貞相友云子沇亦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爲才吏有名天寶間始河南尹韓朝宗裴迥嘗委訊覆檢句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羣寮莫能望也乾元中歷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沇賢令供億當有

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運出納使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沆以故滯郎位不得調常袞代相聞士議恨沆屈故擢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宗出奉天沆奔行在爲賊所拘欲誘署僞職沆絕食不應命竄伏里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清舉明經中第調華丞東京留守李憕賢之表爲判官與憕同死安祿山亂贈禮部侍郎肅宗時錄其孫鄖爲伊闕令初清家難以秩卑不及謚大和初其出吏部郎中王高言之朝追謚曰忠

二王貟韓蘇薛柳馮蔣列傳第三十七